



玉泉噴縁

賀政民

作家出版社

玉 泉 噴 綠

下

賀 政 民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五年・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本书是长篇小说《玉泉噴綠》的下部。它繼續展开了农业合作化初期两条道路的斗争，进一步描繪了农村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的消长。作者以他擅长的白描手法和幽默风格，更丰满、深刻地塑造了党支部书记白銀虎的光輝形象，展現了貧下中农青年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逐渐成长的历程。作品保留了上部的优点和特色，充滿濃郁的农村生活气息，不仅反映了貧下中农坚定的革命精神，更烘托出社会主义新农村朝气蓬勃的景象。

本书上部初刊于1963年。这次写下部时，对全书的人物、情节又作了一些改动。

封面設計：柳成蔭

玉 泉 噴 綠（下）

书号1869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320号）

字数136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7 $\frac{3}{4}$ 插頁2

1965年9月北京第1版

196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200册

定价(3)0.60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第 一 章

玉泉村有个旧乡俗，腊月三十过大年，正月初七还要过小年；不管大年还是小年，人们总要吃一顿饺子才去熬年。据老人们说，过年吃饺子，可以发财生小子。因为饺子是元宝样儿，财神爷和喜神爷都挺喜欢它，谁家吃了饺子，两位神仙就要扶持谁家发财走红运。

今天又是小年了。玉泉村人还是按着旧乡俗吃饺子。只是情况起了变化：一来人们吃饺子不是为了请财神迎喜神；二来饺馅儿里增加了两样新鲜东西，一样是嫩生生的鲜韭菜，又一样是水灵灵的羊角葱。

说玉泉村人今天吃饺子不是为了请财神迎喜神，这可是真的。多少年来，他们为了讨得这两位神仙的喜欢，宁愿加租累债，也要吃这一顿年节饺子。可惜吃来吃去，并没有招来什么红运，反倒落了一个租多债大的结果。后来，玉泉村解放了，土改了，合作化了，一宗一宗的事儿证明，要想把那顶穷帽子攥到一边去，靠财神爷是办不到的。特别是去年秋天社里开了渠道、建了温室以后，大伙越发心明眼亮了；看见了渠道，就好像看见了绿油油的麦

苗儿，黄橙橙的谷穗儿，红乳乳的高粱头儿。就拿眼前来说吧，数九天还没有过去，温室里已经有了收成：社员们恰好在今天吃到了头茬韭菜和羊角葱。

天色慢慢地黑下来了，村子里的灯笼慢慢地亮起来了。站在高处观望村里夜景的年轻人，简直以为自己是天上的神仙：得低着头看星星呢。过了一会，这儿那儿，全都响起了剥饺馅儿的声音，花炮声接连不断，欢笑声一片一片。又过了一会，饭菜的香味，花炮的火药味，偷偷地搅拌在一起，象水一样，灌进了村子的每一个角落。

鸿兰吃过饺子，就沿门儿去请社委会的委员们到白家院开会。人在高兴的时候，总想翻一翻往事。她一边走着，一边回想着这半年来村里发生的一些事情。

去年秋天，玉泉社的社员们一直苦战到土地封冻，才把渠道挖通。紧跟着又修建温室。温室盖起来了，社员们以为这回可没事干了。谁想白银虎不是那只揣着一块宝石的人，温室盖起来不久，他就又出了一道新题目：要把水凉滩那块葦子地，改造成米粮川。

为了改造这块地，白银虎打算先在水凉滩北畔修一个小型水库：平常不浇地的时候，利用水库把暖水河里的水存起来，不让它往水凉滩里灌；到了浇地的时候，再把水库里的水放进水凉滩。这个计划，社干部们马上就同意了。于是大家分工包片，去和社员们商量。

今天吃过餃子，大伙都沒有事儿干，单等着到俱乐部去看戏。現在离开戏的时间还早呢，白銀虎觉着这正是开个碰头会的好机会。于是打发鴻兰出来召集人，打算听一听社員們对这个新計劃的反映。

鴻兰正这么想着，猛一抬头，只見迎面来了一个人。到跟前一看，原来是周双全。刚巧她要給秀梅捎一份学习文件，便把周双全叫住，递給周双全一卷儿学习文件說：“周叔，麻煩你把这个給秀梅捎回去。我忙着，顾不得去你們家了。”

周双全看不清是什么东西，先把文件卷儿接在手里，小声問：“这是甚么？”

鴻兰回答道：“团里給她的学习文件。”

一听說是学习文件，周双全就噙了。他把文件卷儿往鴻兰怀里一攢，恨声恨气地說：“我也忙着，你自己送去好了！”

鴻兰一把拉住他，吃吃笑了几声說：“怎么，又跟秀梅鬧别扭了？周叔，犯不着这样恼火，明天我們开个妇女大会，給你們調解調解吧。”

周双全听說要召开妇女大会，心里不禁打了一个寒噤，暗想：“让一群婆娘子提去审問，还做甚么男子汉大丈夫哩！”当下就换成了笑脸兒說：“叔叔哪有工夫跟她鬧别扭呢。”

鴻兰趁机反攻說：“这就好嘛！媳妇要往前走，公公

却踩着她的鞋后跟，这可要让人家往笑话里编了。往后哪，周叔你就向我銀虎叔学习好了；庆元媳妇上山，他不怕磨破鞋；庆元媳妇下水，他不怕浸湿衣裳。这样的公公，誰敢不尊敬他！”

周双全喉嚨响了半天，才說：“銀虎的脾性比我好嘛。”

鴻兰哈哈大笑，笑罢了說：“周叔真会給自己挑凉帽儿戴。听我說，周叔，你这認識有問題。依我看，你这是脑子里落上了灰尘，与脾性沒牵挂。”

周双全爭辯道：“不入社是思想問題，家务事也是思想問題？”

鴻兰又笑起来，說：“入了党还有思想問題呢，入了社就沒有了？听人說，你总是反对人家秀梅参加社会活动，要不是思想問題在作怪，你反对人家干甚么？讀报啦，上团課啦，开会啦，哪一样儿不是为了学习革命道理？哎呀！多亏是秀梅，要是我，嘻嘻，我才不跟你在一个鍋里搅稀稠哩，我嫌憋得慌。”

周双全气乎乎地問：“誰說我反对她参加社会活动？”

鴻兰把手里的学习文件拍得啪啪响，大声說：“哎呀！跟你在一起，真能把人的腸子給憋直了。事实都摆在面前了，还嘴硬。”

周双全半晌沒說上話来。

鴻兰笑問：“这学习文件你到底能不能給秀梅捎

回去？”

周双全正想找个空儿溜走，見如此問，忙說：“行，我……我捎。”一面說一面接了文件卷儿，不紧不慢地走了。

鴻兰朝着周双全的脊背笑了一会，随后哼着歌子，拐了个弯儿进了一位社委委員的院子里。

一連走了許多門儿，鴻兰就把該通知的人都通知到了。路过周家院的时候，她忽然轉出一个念头来：“看周双全那样儿，十有八九是和秀梅鬧了气了。管他呢，进去問問是不是。”一轉身进了周家院，輕輕迈着小步儿来到秀梅屋里。

秀梅把鴻兰让得坐了，笑眉笑眼地問：“你沒回去过年嗎？”

鴻兰忙朝秀梅摆摆手，小声說：“低点声儿，小心你公公听见了。”

秀梅微笑說：“他还没有回来呢。”

鴻兰这才放了心，坐在炕沿边，拿鞋后跟登登的磕着炕牆儿，說：“村里比城里有意思，不想回去了。”

秀梅还是微笑着：“你来我家准是有事。”

鴻兰夹笑帶說：“怎么不是？我来問問你，你公公是不是又跟你鬧气了？”

秀梅苦笑一下說：“我們家里，把鬧气当成了家常便飯；习惯了，也就不把它放在心里了。”

鴻蘭着急地問：“这回又是为了甚么？”

秀梅停了好久才回答：“說起来，話就长了。自打社干部們对他讲了修水庫的事，他眉头上的那颗疙瘩就再沒有解开。”

鴻蘭急忙插話：“他不同意修水庫？”

秀梅說：“說起来，可复杂了，你听我慢慢讲。起先，我以为他身子不舒服，后来才知道，是为了水庫的事。前天黑夜，我婆婆炒菜往鍋里倒油的时候，拿錯了瓶子，把醋倒进去了，惹得我們好笑了一陣子。正巧这时候，我公公进了門。他看見我們在笑，脸上唰的鋪了一层阴云，气哼哼地說：‘笑甚么！要笑就到大門外去笑！’一听这話，我只好咬住牙忍住不笑。我婆婆可不怕他，反口就問：‘不叫我們笑，叫我們哭？’我公公一跺脚說：‘咱水涼灘北畔那块地，眼看就要毀了，你們还笑！’我婆婆問：‘地早入了社了，还有你的地？’我公公說：‘庄稼人，地就是传家宝。眼看着水庫就要占咱的地了，我能不心疼？看眼前，农业社是倒不了，你敢保險三十年以后也倒不了？三十年以后，农业社若要倒了台，你叫咱的后代儿孙到哪儿找地去？’你瞧瞧，人跟人不一样，脑子里装的东西也不一样么。”

鴻蘭听到这儿，眼珠儿一轉說：“原来是为了这个？”

秀梅搖搖頭，接着說：“还有呢。今天前晌，我公公听说社里給铁柱他們家分了粮了，更是火上撩了几勺儿油。

吃晌午飯的時候，他見雜燴菜里沒有豆腐，就繃着臉兒對我說：‘這菜是給豬吃還是給人吃？’這句話捅得人心嘴兒都疼。我婆婆生氣了，插嘴說：‘這是雜燴菜，可不是從泔水^① 瓮里撈出來的，豬沒這個福氣。’我公公瞪起眼珠兒說：‘里边連一塊豆腐都沒有，這也算雜燴菜？’我婆婆說：‘好媳婦難做沒米的粥，去年咱家沒有種黑豆，讓我們到河里去給你撈豆腐？’我公公說：‘入了社，社就是我的。大家都是新社員，為啥給于成柳分糧不給我分？社里那黑豆呀，大豆呀，扁豆呀，存在倉子里打算漚糞？’我婆婆說：‘那是社里的余糧，沒經批准誰敢動！’我公公說：‘我知道你專會為社里賣嘴頭兒。哼！勸我入社那時候，你們的嘴是個洋戲匣子，唱得滿屋子響，拐騙得我入了社了，又給我上這緊箍咒。’我婆婆說：‘社是你自願入的，從打入社以後，誰也沒虧待過你，緊箍咒是你自己編的，你自做自受！’……”

聽到這兒，鴻蘭連忙打斷秀梅的話說：“你公公這人，一句話就能噎死人，誰做了他的媳婦也別打算少受氣。不過，他這人水泡不軟，錘打不爛，跟他來硬的可不行。為了工作，往後你們對他還得象先前似的，得講究方法。”她從炕上通的跳下地來，拉着秀梅的手兒接着說：“我還忙着要去開會。你公公的事，我回去給銀虎叔反映一下好了。”說罷就走。

① 淘洗用剩的秒水。

赶鸿兰回到白家院，各位委员已到齐了。一进门，鸿兰听见有一位委员问白银虎：“庆元到哪儿去了？”

白银虎说：“送他媳妇到城里看病去了。”

庆元妈面迎着门，嘴里轻轻念叨着：“怎么还不回来？路上没出了事吧？”

话未落音，房门就嘩嗒一声开了，庆元大步冲进屋里来喊：“妈，没出事，孩子他娘已住院治疗，我也平安回来了。”他一转眼看见玉山在座，忙又对玉山说：“告诉你个好消息……”

玉山急忙打断他的话：“还是我先告诉你个好消息吧：吃饺子哩！”

庆元上手擦了一下嘴唇说：“我在城里吃过了，也是饺子。”

白银虎瞟了庆元一眼说：“少爷派头！随便吃点什么返不回玉泉村来？偏偏要吃饺子。”

庆元端起碗来喝了两口水，抹了抹嘴唇说：“爹成天价强调调查研究，自己反倒不讲究。我是路过我二姑家，在我二姑家里吃的。”

白银虎这才放心地笑了。

孙五老汉带笑对庆元说：“你再尝尝咱们这饺子，管跟你二姑家的味道不一样。”

庆元咧开嘴笑起来，一摆下巴说：“都是包着肉的元宝，有啥尝头。”

孙五老汉笑呵呵地说：“你尝过了再发言。”

庆元把家里人吃剩了的冷饺子抓起一个来填进嘴里，一边嚼着，一边笑着，一边又说：“这味儿就是特别。”

孙五老汉笑问：“你猜是什么味？”

庆元抢着说：“除了肉味，还有韭菜味。”

孙五老汉微笑着，直摇头儿。

庆元仰起脸去想了想，张大嘴一笑说：“嗨！这回可猜着了，还有羊角葱味。”

孙五老汉嘴唇一翘，说：“还没猜全。”

庆元皱了一下眉头说：“噢，这回可猜全了；还有花椒跟大料的味哪。”

庆元妈急了，忙着把谜底儿抖露出来：“傻瓜！你爹刚才说，这饺子里有社会主义的味儿！”

一屋人都笑起来。

等得大家收了笑，白银虎对那个专管春耕生产的委员说：“今天我沒調开身子陪你去查庫房。农具有坏的沒有？”

专管生产的委员衔着烟袋嘴儿说：“保管員很負責任，沒坏的。只是耕绳糟了几根，于成柳說別另找人了，他和保管員抽空儿搓吧。”

白银虎打开笔记本儿，把“农具的整修問題”几个字用笔輕輕勾掉。回头又問孙五老汉：“霍家沟新打的犁铧

儿拿走了沒有？”

孙五老汉說：“拿走了。我已經告訴他們了，回去試着不合适，就再拿来修一修。”

白銀虎又把筆記本儿上“霍家沟催要犁鏵”几个字勾掉。随后合上筆記本儿，一面給众人的碗里添水，一面說：“咱們先来碰碰头，把社員們对修水庫的意見談一談。時間不长，誤不了你們一会去看戏。”

孙五老汉端起碗来，裝了一口水，咕嚕咕嚕漱了一下口說：“我們很快就要化装去了，我先談吧。分給我的那一片，我都去过了。大伙都說，銀虎搭起梯子让咱上天，咱还能不抬腿儿？肩膀是肉的，越磨越厚；咱又不是扛着个金膀子，怕磨薄了减了分量！”

福元接着說：“我包的那一片，也沒問題。年輕人們說，只要社里放話，連玉泉山咱也搬得倒！老年人們說，水涼灘那块地，肥得上脚能踩出油来，只要把上边那个‘玻璃盖儿’揭开，种进一顆干泥丸去，准能长出一嘟嚕金石榴来！”

听到这儿，各位委員都相互对着眼儿笑了，一齐說：“用不着一个一个說了，反正社員們都沒意見。”

玉山下巴一揚說：“別把話說死了。我包的那一片就有一个人不同意。”

委員們吃了一惊：“哟嚕！真稀罕！誰呀？”

玉山掐着口儿不向外倒：“你們猜吧。”

鴻兰搶着說：“周双全。”

玉山楞了一下，問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鴻兰笑了笑說：“半道儿上拾来的。”接着便把秀梅告訴她的情况介紹出来。

玉山听了，咧开嘴笑着說：“你拾来的比我专门去找来的还詳細。我只是知道他不同意修水庫，問他是为了啥，他閉口不談。”轉臉对白銀虎說：“依我看，这颗疙瘩好往开解。他怕农业社靠不住，咱就給他写上一个字据：哪时他要退社，就把我入了社的那几亩地让他。”

白銀虎含笑瞅着玉山問：“你的地是有数的，象这样的問題要是再出来两个，你拿甚么让給人家？”

玉山吐了吐舌尖儿。

白銀虎又給众人碗里添了水，看了看玉山說：“麦苗儿抽不出穗来，是因为根上受了旱了，只要給它往根上澆几瓢水，保险就抽出来了。依我看，要治周双全的病，还得从根上来。”

鴻兰急忙問：“你老說得具体一些，到底是怎么个治法？”

白銀虎笑說：“傻閨女！还没見着病人，怎么就能开药方儿呢。我打算抽个空儿去跟他扯一扯，扯罢了再說。”又对众人說：“会就开到这儿吧。依我看，咱們还是不要太性急了，过云雨止不住旱。要想把情况摸清楚，还得再向社員們了解了解，看大伙到底有甚么意見。我

总觉得，咱往水里扔一块小石子儿，都要溅起几个水花儿来呢，修水库是件大事情，不会风平浪静的；咱们修水库，是跟天斗、跟地斗，还要跟资本主义思想斗！这后一点，特别重要，咱们无论如何大意不得。”末了又说：“今年春里，咱们是肩挑两副担子：又要修水库，又要闹春耕。看来，如果及早儿不想办法，人力和畜力就都不够用。依我看，趁着如今土还没有开冻，咱们要抓紧时间把修水库的准备工作 and 春耕的准备工作都做好。这样一来，土一开咱就能动手了，免得到时候耽误时间，浪费人力。具体的搞法，咱改日再研究。大伙看怎么样？”

委员们都点头赞成。孙五老汉一边下炕一边对众人说：“马上就要开戏了，谁想看戏，就早一点去找座位。”

众人也都跳下炕来，跟着孙五老汉往外走。眨眼工夫，说笑声装了一屋子，又撒下一院子。

白银虎没有随大家去，留在家里给乡长写改造水凉滩的请示信。他刚把信纸铺开，西北风就闯进屋里来了。她开口就说：“银虎哥，老嫂子，我来借几苗大葱，要包饺子吃。”

白银虎一听这话，心里就明白了：社里今天分给社员们的韭菜和羊角葱，都是头一茬，产得不多，因此没有向外卖。西北风是个馋嘴，见人家又吃韭菜又吃葱，一定是着了爱了。要说吕家去年秋天没有储藏大葱，那是假的，西北风也不过是以此作为借口，想讨点儿新鲜东西去。想

到这里，白銀虎忙对庆元媽說：“把咱剩下的韭菜和羊角葱叫他孀孀拿去吃吧。”

庆元媽有些不高兴，“真是百人百样。为了嘴上香一香，連脸都不要了。”不过，既然老头子答应了，她也只好順水推舟，一面去取韭菜和葱，一面問西北风：“怎么吃得这么迟？”

西北风脸上堆着笑說：“吃早了不好消化。”

庆元媽嘴里沒說心里說：“哼！你倒会用新名詞！”

西北风走后，庆元媽眼睛一鼓对白銀虎說：“快把我去年秋里卖过的力气还給我！”

白銀虎早知道又惹起乱子来了。一看庆元媽那个凶劲儿，他笑得两眼开了花，小声問：“怎么无风就起了浪了？”

庆元媽一挺胸脯說：“还嫌风小？把我的鮮菜都让西北风刮走了，还嫌风小！”

白銀虎呼哧笑了：“原来是为了这么点儿事？”

一听这句不知甘苦的話，庆元媽气得眼都直了：“哼！还‘这么点儿’呢！你成天价对別人說：要坚决反对資本主义！如今凭白无故的把我的鮮菜送給了西北风，这就是你的反对資本主义？再說，你总是騙我：有苦就有甜。我連吃鮮菜的命都沒有，我的甜在哪儿？”

也难怪庆元媽这样生气了。这些天来，她抽个空儿就要到溫室里去看一看，回到村里来又总要向邻居們报

个喜儿：“多怪的事呀！嘻嘻，菜芽儿破开土啦！”“兄弟家，快去看吧，几天光景，菜苗儿就长高啦！”……好容易盼到尝鲜的日子了，她自然要把那鲜韭菜呀，羊角葱呀，当宝贝疙瘩看待了。现在白银虎干脆把剩下来的鲜菜送了人了，庆元妈虽说不是那小气鬼，可也不能不心疼呀！

白银虎自然也晓得老伴的心，可是为了叫吕家夫妇尝一尝社会主义的味道，就只好劝老伴做自我牺牲了：“常言道：不怕不认货，单怕货比货。不叫人家尝一尝咱的货，怎么叫人家比呢！你放心吧，转眼工夫二茬韭菜就下来了，你要是还想吃，我就给你背回一背来。”

一句话把庆元妈说笑了：“这又不是喂牲口呢，一背一背的往回背。”

白银虎笑呵呵地说：“我以为你气疯了，原来还识数儿哩。”

第二章

西北风提着鲜菜捆儿，高高兴兴地返回自己家里来。她进了院，听见马棚里有牲口吃草的声音，知道是吕来锁从锁上回来了，便先到马棚里添了一点草，随后才回到屋里来。一进屋，见吕来锁在炕上躺着，就觉得是不祥之兆，立即撂下鲜菜捆儿，快步走到炕沿边来问：“事儿办得